

文 學 叢 刊

曼陀羅集

陳 白 塵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曼陀羅集

陳白塵

有版權

定價金圓八角五分

曼陀羅集

陳白塵作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金主編

文藝叢刊

第三十三集
共六十冊

星 栗子 曼陀羅集 夜景 春風 黃沙 達生篇 小巫集

葉紫 蕭乾 艾蕪 陳白塵 張天翼 靳以 萬迪鶴 奚如 葉紫長篇 蕭乾短篇 艾蕪短篇 陳白塵短篇 張天翼短篇 靳以短篇 萬迪鶴短篇 奚如短篇

髮的故事 印象·感想·回憶 綠葉的故事 橋 銀狐集 咀華集 日出 運河

巴金 蕭軍 悄吟 李廣田 劉西渭 曹禺 臧克家 金短篇 盾散文 蕭軍散文 悄吟散文 李廣田散文 劉西渭批評 曹禺劇本 臧克家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

三十七年十月三版

題記

有種花，據說是生長在牢獄的屠場隙地上，專靠着吸取死囚的白骨和鮮血來培植它的生命的，叫做曼陀羅。

這里四篇東西是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中習作的一部。如今翻來看看，連自己也覺臉紅。但爲了這四篇東西都是靠了一些人的白骨和鮮血而生長出來的，所以至今也不忍丟棄。

編這集子的時候，自己正害着一種烈性傳染病，遭受着隔離醫治，什麼都不便當——甚至連原稿自己都不能過一過目。因此原想編進來的另兩篇同類的東西都未能收入，遂使這集子的內容更加貧弱了。

目 錄

父子倆.....	一
解決.....	六五
春.....	一〇一
暮.....	一五七

父子倆

是大暑天裏。

太陽斜了西，還火龍似的噴着火焰；朝西的牆上燒餅爐子般燙手，人都擁在西邊「丙字號」的門口。

小黑子和他瞎子爹却遠離着那堆人蹲在燒餅爐的邊上。

「丙字號」門口擺張矮桌子，邊上圍坐着幾個「龍頭」。龍頭後面圍了一圈掌扇的小伙計，四把芭蕉扇蝴蝶兒翅膀似的在搧。桌子兩邊南到「戊字號」，北到鐵門那兒盡蹲滿了人，黃臘臘的太陽從他們頭頂上撲到朝西「辛字號」跟「癸

字號」那一座灰白牆上，一頭撲上去就帶着一陣噎死人的熱氣撞了回來。蹲在那兒的人們就乾了水的魚似的張開嘴，大聲喘着氣。芭蕉扇到處飛舞，麥田裏飛滿了蝴蝶兒似的，人們就像麥杆兒。

說話的人像病了，低低的，含糊的，聽不清楚；聽清楚的是大一聲小一聲的歎氣

和

——姐……

——×媽的！

——熱死了！

一些咒罵，還有龍頭們從茶杯口噴出的笑。

瞎子同小黑子遠離着人們，爲的誰都比瞎子要高一層，便沒人理睬他；小黑子是他的兒，儘管這孩子不討人厭，可是這當兒誰都同熱天在拚命，現在還沒到他的時候，便只有依靠着他爹。

燒餅爐似的牆緊靠着他倆，他倆就是被烤的燒餅。瞎子手裏沒有扇子，——媽的，提起扇子瞎子得哭。月初頭看守劉先生發給他父子倆一把扇子，當時還想替小黑子再要一把的，却挨了一個巴掌和一頓臭罵。『媽的！給你一把還有他的個個像你帶兒子坐牢，那我們大牢要漲破啦！』氣得劉先生幾乎連一把都不肯給。後來還是小黑子乖巧，連玩帶笑地要下一把來；可是沒過了三天却鬼攝去似的不見了。——他只用一塊破手巾在揮着，揮不出一絲風來，却揮得更起勁。汗粒子像黃豆往下滾，滾過他眉毛，滾過他濕了的眼睛，兩眼一霎，用手巾在眼上一抹，便更起勁地揮他的手。小黑子一把奪過手巾，替他抹去額頭上汗，也抹了自己的。

瞎子想起了芭蕉便難過。『媽的！都是你好好一把芭蕉不見了！』越想越難過，摸到小黑子便一巴掌。

小黑子閃到他爹摸不到他的地方淌着眼淚，披了嘴想哭；一想到哭也沒有什麼用，便氣鼓鼓地想道：『看你打！看你打！』

哭也不聽哭，瞎子心一頓，倒更難過了。噎着聲音叫，『黑子來！』

小黑子聽慣了這聲音，走攏一步；瞎子摸到他，拖到面前也替他抹抹汗，抹過了再用手巾替他搨。

像一匹瀑布瀉下似的，吹過一陣涼風。院子裏許多人尖聲叫了起來。蹲着的人有的跳起來了，『鋼榔榔~~~~』一陣鏢響，小黑子吃了一驚。

蹲着的人慢慢都起來了，大家在這小院子裏竄來竄去；可是擠不開，人挨着人，肩膀挨着肩膀，蹲在地下的小黑子從大人的腿檔裏望過去，便想起毛廁裏鑽糞的蛆蟲。

人們的喉嚨跟着向晚的風高了，這里一陣哄笑，那兒一陣狂叫，還夾着鏢鏈子響。

靠鐵門那里，幾個老鄉在「打老冤。」●那胖子，長着一臉蒼黃而浮腫的肉的傢伙，背臉伸手給人連打了七八下還沒猜到是誰，打的人更起勁，看的人更大聲笑。

了。

小竊盜吳小二子從人縫裏偷了一巴掌，却掉臉跟別人去談話。胖子轉身又猜錯了，便急紅了臉罵：

『姐！~~~~~誰個雜種孩子打偷拳！』

一個海州大麻子咧開着黃牙板的嘴笑道：『入姑娘的一雞巴戳到大腿上——錯了！』

大家更狂笑了。

胖子再轉過身，吳小二子沒等他站定便又偷了一巴掌，大家又故意朝前一擁，胖子給攪昏了。

● 這是大牢裏遊戲之一：一人伸手腰間，讓他後面的人打他，而猜打者是誰。人多不易猜，被打者有連猜數十次而不中者，故名「老冤」。

嗎？……」

「奶奶雄……擁啥咬？」指着大麻子說：「力一么……別裝啦！還當我不知道。」

大麻子故意上前一步：「什麼YY？」

「就是你個舅子！」

哄的笑了，大家叫着：「轉過去！」

小黑子遠遠地站着，也笑了。

「小黑子……」瞎子叫：等他答應了，便低聲地：「去看看，弄一兩個來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答應着，便挪開兩條小腿，從人縫裏鑽過去。

到那兒弄去呢？小黑子一步挪一步地打着主意，防着人家的大腿，和大腿上的鐵鏈子。

鑽到龍頭們桌子的旁邊，一羣人又擋着他的去路，他站住了。

「蘇武牧羊！」像是總龍頭老朱的聲音。

這可好玩啦！好久不看見這玩意啦！以前還是在庚字號裏看過的，自從搬到「癸字號」裏，這兒盡是跛癱瞎癩的病鬼，沒人「開公事」，連「吃大餅」都看不見，別說「蘇武牧羊」了！今天又是在院子裏，比「收封」後更好玩兒啦！

在人的膀子下一鑽，剛巧前面的人也向後退，這便什麼都瞧見了：

那叫朱先生的總龍頭正一手端着茶杯，一手夾着香煙坐在那兒，嘴笑得瓢似的，眯着個一條縫的眼，一身肥肉只活顫顫地抖，兩隻奶子女人也似的掛着，中間一簇黃黑色的毛。他正叫着：

「收一個羊！枝「金字塔」不來拉倒！底下又用他那南京人的捲舌頭加一個尾子：「入媽的！」

● 牢裏老犯人向新犯人敲詐錢財謂之「開公事」。

● 「吃大餅」是「開公事」中對新犯人的「一種刑罰」：以大馬桶的蓋子套在頭上。

就像戲台底下的怪叫似的：『好！』桌子周圍的人都叫了。

龍頭們對面站着一個鴉片鬼子，是這大牢裏小黑子認爲頂討厭的傢伙：一個塗着鍋底灰的臉，配上兩隻又深又小的眼珠子和一個時常拖着鼻涕的大鼻子，底下嘻開一張焦黑的嘴。平常就駝着的一個背，今天彎得快摺起來啦，兩隻手按住了褲襠，哭似地笑着，『朱二爹爹，算了罷！』可是瞧他的形兒，口水就淌下快了，可還硬着嘴：『我不吸這倒頭烟！』

『入媽的什麼？』龍頭拍着桌子故意沉下臉：『揍！』

吆喝了一聲，圍在他身後的人們便七手八腳地動起手了。打老冤的人也擁過來，海州人乘鴉片鬼子手被拉住了，一把褪下他的褲子，哄的大家又叫起來。

『拿繩子！』吳小二子一竄跑開了。

海州人用手指頭在鴉片鬼的腿襠裏一敲，『點頭！』

總龍頭的眼眯得更細，喝進嘴的一口茶噴了一胸脯子。一邊含糊地笑道：『扣

起來扣起來！

人都擁過來，圍了兩個圈子。汗臭同澡堂裏熱氣樣噴過來。

總龍頭一掉頭，罵聲：『搵咗！』

圈子後頭鑽進人來，『繩子！繩子！』

圈子散了又圓起來，鴉片鬼子殺豬似的叫喊，可是已給吳小二子的活扣子套上了。繩頭子一抖，大家就笑得更高，更響。

『站開！』總龍頭跳起來，一把奪過繩子，『走！』

人圈子讓開一條巷子，總龍頭牽着繩子向鐵門走去。鴉片鬼護痛地按着腿襠，一邊走一邊叫喊：

『好了，好了！』

總龍頭擺開步子像戲台上的台步似的一搖二擺地直向前走，一理也不理他。後面跟着一大隊人笑着叫着，海州人還踢着他的屁股，哼着嘴：『小入哥哥太丫吸！』

「呂宋煙」啦！」

小黑子跟着走，還沒到鐵門邊，總龍頭已經一縱身回了頭。人們趕忙又讓開路，連那打過他爹的劉看守也閃在一旁陪着大家笑，總龍頭還給繩頭子送到他嘴邊哩！

「老劉，弄一隻吃吃！」

小黑子正擋了他的路，「走開！」

小黑子氣憤憤地站在一邊，在肚裏罵着：「不要臉！混香煙！」可是自己在幹嗎的？回頭看見倚在牆角的爹，腳下一頓，又跟着大家走了。並且還大聲地叫着笑着，想叫別人知道他。

總龍頭來回走了幾趟，人的浪頭也就擁過來，擁過去，笑聲到處隨着他。橫穿天井的電線上的兩隻麻雀兒驚飛了，空自在抖着的電線清脆地響了一下。

大家笑倦了，總龍頭回坐到桌子邊來。鴉片鬼子跪下似的蹲在面前。「朱二爹」

「爹，好賞煙啦！」

總龍頭眯起了眼，左腿敲在右腿上，抖着。「煙！」他喝口茶，「入媽的！」睜大了眼，「還要煙嗎？」

鴉片鬼子嘻開嘴，「朱二爹爹有賞有罰……」

海州人先賞了他一屁股，「入姑娘去丫，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丫……」

老鄉那胖子嘴一拔，「雄攘子可不是人揍出來的！」

總龍頭打煙盒裏抽出一枝煙，夾在指頭裏。「來！」鴉片鬼子走上去一步，「站直了！」順手對腿檔就一巴掌。「媽的，還好吃吧？」

他一聲狂叫還沒出聲，先把香煙搶到手裏，便長歎一聲：「哎呀！我的天啦！這真是性命換的！」一手在解繩子，可已經被人圍住了。

「我吸一口！」

「我只抽一口！」

『我替你點火！』

『媽的，性命換來去丫！』

可是沒人管這些，鴉片鬼子終於被人擁走了。

桌子旁邊可清楚些了。

總龍頭嘴還笑得瓢似的，腿還抖着，連小肚子都動了。小伙計打着扇，從嘴裏噴出的煙不等停留就揚散了，總龍頭斜眼看着桌對面的那庚字號的龍頭老王，低聲問道：『你知道不——大老板的事。』

老王的眼一瞟，『麼事啊？』他是湖南人。

老朱彈了煙頭上灰，『獄官要換了！』

小黑子不耐煩了，挨到老朱的身旁伸出手，『朱先生……』

『入媽的！』他的大舌頭罵着：『小婊侄兒你也來啦！』

海州人張開黃牙床蹲下來逗着小黑子：『入媽的小黑子！你媽偷人嗎！』